



越界、回归、反射与审视

——论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杜波依斯文化身份的形成与意义

刘芹利

摘要:杜波依斯是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具有代表性的黑人知识分子,亦是典型的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在探索黑人问题期间,杜波依斯身处“无处是归处”的边界地带,不断自我放逐并频频跨越不同种族与文化的边界,通过写作不断反射与审视美国黑人问题及黑人的未来,逐渐形成了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该身份的确立进而促使杜波依斯能够挣脱藩篱,对美国种族问题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具有敏锐的观察与独特深刻的理解。无论是通过对精英主义还是泛非运动抑或是共产主义的探索,杜波依斯从未停止寻求解决黑人问题与谋求人类共同福祉的途径。

关键词:威·爱·伯·杜波依斯;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美国黑人;文化身份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5.0601

收稿日期:2024-01-08

作者简介:刘芹利,女,四川宜宾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E-mail: 352165518@qq.com。

一 杜波依斯与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

美国著名的黑人运动家、思想家和学者威·爱·伯·杜波依斯(W. E. B. DuBois, 1868—1963)一生笔耕不辍,不仅具有旺盛的文学生产力,而且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思考极具洞察力和建设性。美国学者阿诺德·拉波塞德(Arnold Rampersad)曾这样评论杜波依斯:“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学可追溯到一本书的话,正如海明威曾认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整个美国现代文学的源头,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所有具有创造力的美国黑人文学都源自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中对黑人本质的综合论述。”^①

国外的学术研究对杜波依斯关注较早,自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成果颇丰,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这时的大部分研究属于传记式的记载,着重从美国非裔研究的视角分析杜波依斯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活动与思想^②。例如,美国学者小亨德森(LenNeal J. Henderson)认为,杜波依斯的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学术研究时期(1881—1905);激进主义—论战时期(1905—1935);国际主义—和平时期(1935—1963)^③。第二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其间对杜波依斯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跨学科的新视角,对其学术思想和理论意义的探讨更为深刻和广泛^④。在文化身份与种族的研究中,波斯诺克(Ross Posnock)认为,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中明确了美国非裔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以及责任义务,企图在非裔美国知识分子身上开拓“去种族化的领域”(deracialized realm),进一步调解“种族独特性与非种族普遍性”之间的冲突^⑤。对于黑人问题的解决方案,马吕斯·茹坎(Marius Jucan)指出,杜波依斯尝试在文化和政治上通过卓越的

^①Arnold Rampersad, *The Art and Imagination of W. E. B. Du Bo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89.

^②张静静《艺术与宣传:论威·爱·伯·杜波依斯的文学“双重意识”》,浙江大学 2015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5 页。

^③LenNeal J. Henderson, Jr., “W. E. B. DuBois: Black Scholar and Prophet,” *The Black Scholar* 1, no. 3/4 (1970): 49.

^④张静静《艺术与宣传:论威·爱·伯·杜波依斯的文学“双重意识”》,第 5 页。

^⑤Ross Posnock, “How It Feels to Be a Problem: Du Bois, Fanon, and the ‘Impossible Life’ of the Black Intellectual,” *Critical Inquiry* 23, no. 2 (1997): 325.

黑人领袖带领黑人逐步实现种族解放^①。还有一些学者从社会学和道德伦理哲学角度对杜波依斯关于种族问题的思想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②。相较于国外对杜波依斯深入而成熟的研究,国内学者对杜波依斯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些研究主要介绍了杜波依斯的文学创作与文艺论战,探讨了杜波依斯对种族问题的思考^③、黑人教育思想^④、黑人文学中的双重意识^⑤、黑人的艺术思想^⑥,等等。这些国内外研究关注到了杜波依斯对文化身份和种族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但并未聚焦杜波依斯探索黑人问题过程中自身文化身份的形成与特征,以及个人文化身份如何助力其自我对黑人问题的敏锐观察与独到理解。

卜杜尔·简默罕默德(Abdul R. JanMohamed, 1945-)是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后殖民理论家与少数族裔文学批评家之一,他的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杜波依斯文化身份的形成和特征。简默罕默德在论文《以入世为出世,以无处为归处:定义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中以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与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两位美国少数族裔知识分子的论著为例,对边界知识分子进行了理论构建。他认为,边界知识分子位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群体或文化之间,根据他们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知识分子定位(orientation)不同,又分为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specular border intellectual)与融合型边界知识分子(syncretic border intellectual)^⑦。其中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游离在不同种族文化、社会、地理等各种疆域之间,不属于特定哪一方。简默罕默德对边界进行了深入讨论,他指出:

边界不在它们所界定领域的内部或外部,边界仅仅指明了两种文化的区别。边界并非真正的空间,作为内外部的差异之处,它们是无数次的回归点。因此,处于该位置的知识分子不是“坐”在边界上;相反,他们被迫将自己定位为边界,围绕边界凝聚为一个无限回归的点。在有意或无意以该方式自我定位的过程中,他们必须自我防范避免踏入镜像的陷阱,因为边界作为镜子得以反射并界定该群体的“同一性”与“同质性”。而边界亦为该群体所构建。^⑧

从简默罕默德的这段论述中可见,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游离于两种文化或群体间,边界由其自身构建,它不是一个实体空间,而是一个无限次来回穿梭的回归点。他们以自我为界、自身为镜去反映、分析并审视双方文化。跳出界外、自我放逐,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不仅能看清界内,而且主体与所写文本由此具备如同镜子一般的反射功能,得以清晰照见与审视不同文化的框架和体系。

结合简默罕默德的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理论来分析杜波依斯在美国社会的融入程度、对不同文化的态度以及对黑人文化身份的理解,可以发现,他在探索黑人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由此得以对种族问题提出具有建设性和开拓性的见解。首先,杜波依斯是一个流亡知识分子,穷其一生身处社会边缘,游离于不同国家、族裔与文化边界之间,不断跨越与回归。其次,杜波依斯的许多著作从边缘文化的角度关注主体的形成,既能反映黑人及美国社会的问题,又能创造性地审视与反思种族甚至无产阶级的未来。身处“无处是归处”的边界地带,无论是通过对精英主义还是泛非运动,抑或是共产主义的探索,杜波依斯从未停止寻求解决黑人问题与谋求人类共同福祉的途径。

① Marius Jucan, “‘The Tenth Talented’ v. ‘The Hundredth Talented’: W. E. B. Du Bois’s Two Versions on the Leadership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in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n, British and Canadian Studies* 19 (2012): 27-44.

② Lynn England, W. Keith Warner, “W. E. B. Du Bois: Reform, Will, and the Veil,” *Social Forces* 91, no. 3 (2013): 955-973; Stephanie J. Shaw, “W. E. B. Du Bois and the Evolution of ‘Race,’”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60, issue S1 (2022): 73-101.

③ 郭大勇《杜波依斯与美国的种族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90-95页;王卓、王恩铭《既做美国人又做黑人——杜波依斯民族主义和融合主义思想探析》,《世界民族》2018年第3期,第47-54页。

④ 李有成《楷模:杜波依斯、非裔美国知识分子与盖茨的〈十三种观看黑人男性的方法〉》,《当代外语研究》2010年第8期,第2-7、21、62页;邓磊、梅倩《脱嵌与融入:杜波依斯对黑人问题的教育透视》,《外国教育研究》2022年第2期,第38-49页。

⑤ 郭晓洋、马艳红《论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及其对美国黑人文学的影响》,《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279-282页;庞好农《从双重意识到三重意识:非洲裔美国批评的新视野》,《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8年第1期,第46-47页;骆洪《“双重意识”问题与美国黑人的身份建构》,《学术探索》2009年第4期,第109-114页;张静静《艺术与宣传:论威·爱·伯·杜波依斯的文学“双重意识”》,浙江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 黄卫峰《哈莱姆文艺复兴期间的文艺论战》,《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22-26页。

⑦ Abdul R. JanMohamed, “Worldliness-without-world, Homelessness-as-home: Toward a Definition of the Specular Border Intellectual,” in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ed. Jessica Munns, Rajan Gita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95): 442-454.

⑧ Abdul R. JanMohamed, “Worldliness-without-world, Homelessness-as-home: Toward a Definition of the Specular Border Intellectual,” 447.

二 杜波依斯的越界与回归：黑人意识的形成

简默罕默德的边界知识分子理论构建主要依据萨义德对流亡知识分子的论述。萨义德曾提及奥尔巴赫创作《摹仿论》的原因是自我放逐,将对自我欧洲个性的主动侵害转化为一种积极的使命,由此创作出评论欧洲文学的批评巨著^①。杜波依斯亦是如此,在四处漂泊、自我放逐的旅行过程中他不断认识与比较不同的文化差异,不仅成为了萨义德式的流亡知识分子,更是简默罕默德理论中的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

按照小亨德森对杜波依斯学术发展的划分,杜波依斯在第一阶段主要是进行知识分子的学术训练和研究^②。其间杜波依斯通过频繁旅行,跨越不同的文化边界,并通过观察与学习,其黑人意识逐渐明确并成熟。出生与成长于新英格兰地区的杜波依斯是自由黑人的后代,1885年他高中毕业后接受了南方黑人的技术教育、哈佛大学的精英教育以及欧洲传统的哲学熏陶,而后又回到美国南方任教。到南方菲斯克大学是他人生第一次长途旅行,伴随这次旅行,他同时也完成了第一次身份的跨越:从北方的黑人中学生成长为赴南方上大学的黑人大学生。杜波依斯在《自传》中讲道,他意识到在新英格兰常深感孤单,渴望与自己相同的黑人在一起,每当听到黑人民歌时他总是激动得流下眼泪。来到南方后,和这些非凡的黑皮肤待在一起,他感到自己与他们拥有“一种新的、振奋人心的和永恒的纽带”^③。通过不断对比与反思黑人与白人的区别,他对黑人身份与文化有了“新的忠诚和拥戴”。自此,他意识到“我是一名黑人了”^④。黑人意识的形成伴随杜波依斯黑人身份的确立,但是直到1888年大学毕业,北上前往哈佛大学继续求学时,他才深刻意识到南北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差异给美国黑人带来的严重后果,逐渐增强了自我的种族意识。随着杜波依斯生活学习的地域与文化边界的不断延伸,他的学识与思想不断提升,不断跨越种族与文化的边界。

1892年,杜波依斯获得奖学金前往德国柏林大学读书,跨越国界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边界意识,使其能立足欧洲反观与理解美国。在欧洲的两年,他不仅从地理位置上远离了美国的种族歧视,而且感受到不同国别、民族背景下人们的和谐共处,人生观和世界观由此发生了改变。“我感到自己站立起来,不是反对这个世界,而仅仅是反对美国的狭隘和种族的偏见。……1892年在德国,我发现我是站在美国的外边往里观察美国”^⑤。通过自我放逐、立足边界,杜波依斯开始有意识地将美国与欧洲作对比,在美国疆域外反思美国的历史与文化。自此,他不仅感受到美国与欧洲的文化关联,而且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美国特性,意识到“把美国看得对自己是这么的重要”^⑥。边界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使他对美国历史与种族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1895年,杜波依斯完成了题为《废止向美国贩卖非洲黑奴》的博士论文,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正因为身处欧美两种文化的边界,杜波依斯能从他者视角欣赏欧洲,摆脱狭隘的种族主义束缚,反思美洲以及美国黑人问题,逐渐发展成为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

1894年,杜波依斯从欧洲学成回国,开启了他在高校的教学研究生涯。其间他不断跨越不同文化的边界,进行文化的审视与反思,学术研究成果日益显著。在杜波依斯的自传中,他提到1918—1928年间四次具有特殊意义的旅行:

我在这十年中最重要的工作是旅行……从1918—1928年,我作了四次富有特殊意义的旅行:战争刚刚结束和凡尔赛会议期间前往法国;“国际联盟”成立之初前往英、比、法和日内瓦;1923—1924年前往西班牙、葡萄牙和非洲;1926年前往德国、俄国和君士坦丁堡。我简直不可能看到比这些激动人心的旅行中所看到的更为生动的当代世界图景。它们使我加深了知识,扩大了眼界。这些对我认识和判断世界现状,尤其是美国种族问题,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⑦

跳出界外旨在看清界内。旅行不仅拓展了杜波依斯的人生体验和文化视野,也促使他在不同的文化边界之间反思美国种族问题及黑人的未来。

①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0页。

② Lenneal J. Henderson, Jr., “W. E. B. DuBois: Black Scholar and Prophet,” 48-57.

③ 杜波依斯《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九旬老人回首往事的自述》,邹德真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④ 杜波依斯《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九旬老人回首往事的自述》,第88页。

⑤ 杜波依斯《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九旬老人回首往事的自述》,第134—135页。

⑥ 杜波依斯《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九旬老人回首往事的自述》,第135页。

⑦ 杜波依斯《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九旬老人回首往事的自述》,第241页。

尽管欧洲的求学经历强化了杜波依斯的美国身份认同,但是在美国国内,杜波依斯这类黑人知识分子由于种族歧视仍无法享有与白人同等的权利。杜波依斯身处黑人与白人的文化边界,无法彻底融入任何一边,也无法在任意一方文化中具有“宾至如归”的自在感,因此他被迫在文化边界之间游走,在不停跨越边界以及回归黑人文化的过程中,他成为简默罕默德文中与萨义德一样的文化流亡者。边界为萨义德和杜波依斯这样的文化流亡者提供了一个临时的栖息之地,同时也像一面镜子,让西方文化照见自己的结构和功能^①。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既因现实所迫成为边界,亦是自我选择的结果。杜波依斯以自身为镜,让美国文化得以显现自身的框架和功能,使美国的黑人问题得到全面准确的反映。

三 边界下的反射:黑人问题与“双重意识”

作为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尽管杜波依斯对两种文化同样熟悉,但是却不能或不愿在某一个群体中感到“宾至如归”般的自在。他将自身主体转化为一面镜子,从边界毫无羁绊地分析和审视两种文化。边界的特殊位置使其得以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霸权,从而抵达思想自由的“异拓邦”(heterotopia)^②。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具有的边界与反射两大优势使杜波依斯拥有了全方位的观察与批判,并对黑人问题提出敏锐准确的洞见。他提出的黑人“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为理解 20 世纪美国的黑人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19 世纪至 20 世纪之交,伴随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美国大量黑人离开南方,由乡村迁徙至城市。然而无论何地,在白人眼中黑人依旧是“劣等公民”,极端种族主义者们仍然拒绝承认黑人是“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895 年,黑人领袖布克·托利弗·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 1856—1915)在《大西洋博览会演说词》中提出以放弃黑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平等换取基本就业机会和工业技术教育,呼吁黑人与白人之间保持和睦友好关系,实现与主流社会的“和解”,促进美国南方的稳定与发展^③。1903 年,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 of Black Folk)第一章便提纲挈领地提出他的反驳与基本主张,认为该做法本质上是以放弃黑人作为人的合法权利为条件的投降主义和妥协政治。他提出,黑人拥有美国人与美国黑人的双重身份,黑人也具有人的意识、思想和灵魂,力求为黑人争取平等的教育与政治权利^④。在该书第三章,杜波依斯专门对布克·华盛顿的思想进行了评论。他一方面客观分析了华盛顿的妥协调和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初衷,另一方面也直接批评了华盛顿思想的局限性,强调了黑人必不可少的三大权利——选举权、公民权和受教育权^⑤。

当杜波依斯发表《黑人的灵魂》时,他已在亚特兰大大学任教七年,作为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对黑人问题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在本书前言中他精准地预言,“二十世纪的问题是白人与有色人种间的界线问题”^⑥。的确如此,20 世纪种族问题成为了美国政治、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的核心。杜波依斯在该书的第一章《我们的精神奋斗》中详细阐述了黑人的双重意识:

这个世界不让他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只让他通过另一世界的启示来认识自己。这给人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永远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用另一个始终带着鄙薄和怜悯的感情观望着世界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思想,是非常奇特的。它使一个人老感到自己的存在是双重的,——是一个美国人,又是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彼此不能调和的斗争……^⑦

杜波依斯指出,黑人因为世界的不公正待遇使自己生来就带有一种“帷幕”,需要通过白人的凝视才能确认自我思想和灵魂。这是一种双重意识,更是一种双重存在。因为历史的原因,黑人沦为了白人眼中的他者,自我意识分裂成两个层面:白人的意识与黑人的意识,即通过他者的凝视来确立自我的存在。杜波依斯用“双重意识”来描述美国黑人成长与发展中关于自我的核心问题。其“双重意识”被认为具有三个层面的涵义:第一,面对社会上充斥着对黑人的消极定型,黑人如何自我定义;第二,美国黑人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造就了“既是美国人”又

① Abdul R. JanMohammed, "Worldliness-without-world, Homelessness-as-home: Toward a Definition of the Specular Border Intellectual," 449.

② Abdul R. JanMohammed, "Worldliness-without-world, Homelessness-as-home: Toward a Definition of the Specular Border Intellectual," 459.

③ Booker T. Washington, *Up from Slavery* (Penguin Books, 1986).

④ 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维群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3—51 页。

⑤ 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第 35—51 页。

⑥ 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第 7 页。

⑦ 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第 3—4 页。

“不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第三，黑人作为明显的“非洲人”和“美国人”因而产生的个人内在冲突。杜波依斯将非洲人特性称之为一种内在、强大的精神^①。由此可见，杜波依斯提出的“双重意识”本质上是从事身份与文化上揭示了黑人与白人、黑人与美国人之间存在的二分关系，其核心是民族主义思想和融入主义思想，这对矛盾思想指引着他一生为黑人平等权利而抗争^②。由于身处两种文化的边界，杜波依斯的文本如镜像般清晰照见了美国白人文化与黑人文化之间的本质差异与关联，同时也直接点明了华盛顿“妥协政策”的局限性。用萨义德的话说，即“因为流亡者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方式来看事情，所以有着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③。由此，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得以拥有对复杂问题的宽广视野以及深远准确的洞见。

既是黑人又是美国人的这种矛盾、冲突、对立又紧密相连的双重身份造成了美国黑人的双重意识。“双重意识”作为杜波依斯种族思想的精髓，一经提出便成为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思想，为当时的黑人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指引着众多学者从文化边界、双重意识角度去分析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文学与文化。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e Gates, Jr.)1989年为再版的《黑人的灵魂》作序，其中大力赞扬了双重意识的重要历史意义^④。同样，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在她的博士论文中也详细讨论了黑人想象中的白人意识^⑤。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对后来美国非裔公共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也被美国政府作为解决种族问题的原则之一。黑人的双重意识为饱受种族歧视的美国黑人明确自己是美国人亦是黑人的双重身份。杜波依斯正因为身处黑人与白人的文化边界，作为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使得他能清晰认识与理解黑人的“双重意识”，明确了黑人问题的关键。他之所以能在《黑人的灵魂》中对美国黑人与白人的文化差异以及黑人问题提出这些精辟论述，正如简默罕默德所说，“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会创造出反应差距并阐明其性质与结构的著作”^⑥。

四 边界上的审视：提升黑人教育，实现黑人群体的崛起与发展

杜波依斯从求学时期至学术研究阶段，频繁跨越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边界，甚至越过美欧边界，迈向世界。广博的视野、放逐他乡的冷静审视使他能准确敏锐地理解美国黑人，通过自己的调查与论著如“镜子”似地展现黑人的现状与问题。然而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不仅有居于边界、视野宽阔与全面洞察的优势，而且能对美国黑人问题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例如，对于黑人问题与黑人未来，杜波依斯并不认同布克·华盛顿提出的妥协政治与技术教育，而提出了站位更高的方案。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华盛顿推崇的“实利”与“和解”策略实际上承认了黑人遭受的种族歧视，并放弃了作为合法公民的政治权利。由此，他对华盛顿的实利主义发出了令人深省的诘问，主张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培养一批黑人知识分子精英，再由他们引领黑人民众，提升黑人群体的文明程度并实现黑人群体的崛起与发展。以下将结合杜波依斯的教育背景与对黑人教育的论述，探讨他如何利用自己独有的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创造性地提出黑人问题的解决方案。

19世纪末，杜波依斯频频在不同的文化边界间来回穿梭，他从自己的求学经历以及从事的黑人研究中发现了黑人教育的问题和局限。在菲斯克大学上学期间，杜波依斯深切感受到了华盛顿提倡的南方黑人技术教育发挥的作用以及局限性。由于不满足于这里的职业技术教育，为了全面深入了解黑人问题，他前往哈佛大学学习黑人历史、政治学、社会学。后来，为了更透彻理解美国历史与种族问题，他又继续申请奖学金去德国学习哲学与社会学。当杜波依斯怀揣解放美国黑人的梦想学成归来后，一直致力于黑人高等教育、黑人社区调查研究与提升黑人政治、文化与经济地位等各类社会活动。1897年，在美国政治社会科学学术协会举办的费城会议上，杜波依斯宣读了《黑人问题的调查》。接着，他对全美黑人开展了历史学、统计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1899年出版的《费城黑人》是第一个关于黑人社区的案例研究，杜波依斯用自己的实际调查向美国社会证明“黑人是值得研究的”^⑦。在研究中，他用“最贫困的十分之一”(the submerged tenth)来形容黑人下层阶级，并且提及黑人精英的社

① William L. Andrews et al.,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7), 225.

② 郭大勇《杜波依斯与美国的种族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92页。

③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4页。

④ Henry Louise Gates, Jr., introduction to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by W. E. B. Du Bois (Bantam Books, 1989), xviii-xix.

⑤ Bell Hooks, "Representing Whiteness in the Black Imagin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 ed. Lawrence Grossberg (Routledge, 1992): 338-342.

⑥ Abdul R. JanMohammed, "Worldliness-without-world, Homelessness-as-home: Toward a Definition of the Specular Border Intellectual," 444.

⑦ 杜波依斯《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九旬老人回首往事的自述》，第175页。

会责任。

接着,杜波依斯意识到了黑人精英对于黑人群体的崛起与发展的重要意义。1903年,在《黑人的灵魂》一书中,杜波依斯明确表示:“人类的许多事情的进展每每是由前面拖而不是从后面推所造成的,杰出的人才向前猛进,慢慢地、煞费苦心地去帮助他那些比较迟钝的弟兄提高到他那个有利的地位。”^①同年,他在《有天赋的十分之一》一文中用了“有天赋的十分之一”(the talented tenth)来形容黑人精英阶层,指出:“有什么能比才智与品德上的杰出代表所作的努力和所起的榜样能更快地提升黑民众的地位呢?……有天赋的十分之一站起来,将所有那些值得拯救的人往上拖至他们所处的有利地位。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模式。”^②从黑人“最贫困的十分之一”到“有天赋的十分之一”,杜波依斯认为一个种族的精英是社会的关键,是推动历史与人类进步的重要因素,黑人知识文化精英足以引领黑人达到高度文明的境界。这个理论的提出,确立了杜波依斯的黑人知识分子精英观。

在《有天赋的十分之一》中,杜波依斯结合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和社会发展历史,论证了黑人中这部分崛起的人才有资格担负起领导黑人的重任。杜波依斯尤其强调黑人精英作为黑人领袖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黑人整体素质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尤其需要黑人知识分子精英^③。他纠正了华盛顿对黑人教育以职业培训为主的错误导向,提出了黑人群体的崛起应通过发展黑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他说:“把被淹没的南方黑人大众托出水面的第一步就是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出有天赋的少数人。”^④作为黑人中的精英知识分子,他认为,唯有培养更多的黑人精英,发展黑人教育体系,结合以博雅教育为目标的黑人高等教育以及以实用技能为主的职业教育,才能促使黑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得到全面发展和提升。同时,杜波依斯强调以人为本,他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教会黑人如何做人,如何滋养黑人的灵魂。他提出,“所有真正教育的目的不是使人成为木匠,而是使木匠成为人”^⑤。综上,杜波依斯认为需要首先通过培养一批黑人精英,发展黑人的教育体系,然后才能带领整个黑人群体从根本上解决美国黑人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最终实现黑人群体的崛起与发展。但杜波依斯此时由于受到精英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认为黑人教育的重中之重是黑人中“有天赋的十分之一”的教育^⑥。

从杜波依斯1905—1935年作为激进分子和论战者,1935—1963年逐渐转向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这两个学术阶段的特点来看^⑦,其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的文化边界由本国黑人族群不断向美国主流社会、欧洲,以及非洲、亚洲等第三世界拓展。其间他不仅对黑人社区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学调查研究与实践,持续致力于美国黑人的发展事业等,而且还积极关注第三世界有色人种的解放运动,提出了泛非主义方案,力图推动非洲殖民地脱离殖民统治。他曾说,“我设想出一种种族间的文化,以取代纯美国文化所追求的目标”^⑧。由此可见,杜波依斯作为典型的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已跳出文化和种族的界限,全盘审视美国文化,并对黑人的解放运动提出了创新性方案。当杜波依斯在德国柏林学习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时,他看到了“新的希望”。1926年赴德国、苏联之行期间,他不仅从理论上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同时也目睹了苏联欣欣向荣的工人阶级运动,这使他的思想和行动发生了转变,对解放运动中的社会精英与人民群众有了重新的认识。同时,苏联的所见所闻使他确信:“我相信卡尔·马克思的名言,那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广泛地决定其政治、艺术和文化。”^⑨

因此,在杜波依斯的《有天赋的十分之一纪念演讲》中不难发现,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的黑人知识分子精英观在原有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改变。杜波依斯首先对“有天赋的十分之一”理论受到的批评进行了回应:“有人说,我意图建立一个忽视群众的贵族政权。这种批评似乎更为正确,因为强调了群众的意义和力量。卡尔·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就表达了这种观点,自那时起这种观点的影响力就不断增强。”^⑩在此次演讲中,他进

①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第83页。

②W. E. B. Du Bois, *The Talented Tenth* (James Pott and Company, 1903), 45.

③W. E. B. Du Bois, *The Talented Tenth*, 45.

④W. E. B. Du Bois, *The Education of Black People: Ten Critique 1906-1960*, ed. Herbert Aptheker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32.

⑤W. E. B. Du Bois, *The Talented Tenth*, 63.

⑥叶英《理想与现实、共性与个性的结合——析杜波依斯“有天赋的十分之一”理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84页。

⑦Lenneal J. Henderson, Jr., “W. E. B. DuBois: Black Scholar and Prophet,” 49.

⑧杜波依斯《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九旬老人回首往事的自述》,第260页。

⑨杜波依斯《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九旬老人回首往事的自述》,第261页。

⑩W. E. B. Du Bois, “The Talented Tenth Memorial Address,” *The Boulé Journal* 15, no. 1 (1948): 3.

一步修正了黑人知识分子精英观,提出了“引领性的百分之一”(the guiding hundredth)理论。首先,在黑人领导力方面,杜波依斯不再局限于将整个种族发展仅仅寄托于黑人精英。相反,他更关注黑人群众为黑人群体的发展所作的努力。他呼吁更多能力卓越、品行端正、乐于奉献的黑人加入到黑人运动中。其次,杜波依斯对黑人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更广阔的视域提出了文化群体的概念。他认为,黑人教育不应局限于获取知识,还要强调知识学习紧密结合黑人自身的实际情况,服务于黑人群体的长远发展。

总体来说,杜波依斯“引领性的百分之一”是对“有天赋的十分之一”理论的发展与修订。首先,杜波依斯黑人精英观的改变体现在他对黑人群众领导权的重视。其次,杜波依斯认为,黑人种族作为有别于白人的一个文化群体,黑人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并为之奋斗,由此黑人社区才能获得可持续的长久发展。可见,杜波依斯这两个理论不是纯粹的教育理论,而是一个种族的发展规划。这是杜波依斯结合自身经历,从黑人知识分子的镜像型边界文化身份出发,为黑人民众提出的谋求黑人解放与提升黑人整体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地位的具体方法与特定路径。在为杜波依斯一本论文集撰写的序中,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这样评价道:“这些论文的作者在在世之日,在教育本质、目的以及理论等方面,全美国没有人比他更内行;在有关美国黑人教育这个独特的问题上,更无人能与之匹敌。”^①

杜波依斯作为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不仅对美国黑人的历史与教育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尤其是对黑人现状具有充分的认识,对黑人的未来怀有深切的关怀。他不仅通过社会学研究报告、散文集与小说等文本从不同侧面反映美国黑人问题,而且还能依托身处主流文化边界的有利地位,拒绝屈服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霸权,不断游走在不同的文化边界,居高审视黑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以期实现“异拓邦”的可能。杜波依斯企图在美国非裔知识分子身上开拓“去种族化的领域”,进一步调解“种族独特性与非种族普遍性”之间的冲突^②。边界与镜像型文本主体赋予杜波依斯持续内省的空间,其黑人知识分子的精英观发展到立足黑人群众的领导观,逐渐扩展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领导者,从谋求美国黑人的解放到全世界黑人乃至所有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1961年,杜波依斯加入美国共产党并迁居加纳,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流亡海外,但心怀天下黑人解放事业的思想家与领导人。

五 结语

对于边界知识分子而言,“入世”与“无家可归”并不相悖,而是形成互补。“以入世为出世,以无处为归处”仅仅是不同的构想(方式),两者均注重知识分子的主体位置,即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正如同奥尔巴赫引用雨果的话:“觉得家乡甜蜜的人,还是一个稚嫩的初学者;觉得每块土壤都犹如家乡的人,已经成长茁壮;但觉得全世界都像是异乡的人,才是真正的完美。”^③这也正是简默罕默德所说的“无处是归处”,即心怀家园,纵使人在天涯,天涯仍似家园的心境。杜波依斯由于自身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使得他首先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深邃的理解力,能够清晰地展现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之间的边界。其次,又因为边界主体位置复杂、不稳定,边界知识分子拒绝稳定而且有抵制强制性和稳定的倾向。再次,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在跨越边界的同时,不会因为忠于或者屈服于某种意识形态、文化、体系与世界从而获得精神与思想上的自由。所以,杜波依斯得以由原来所处的劣势转变为优势,因此能够在文学与知识生产领域产生巨大的创造力与生产力,能够提出通过发展黑人高等教育、依托黑人群众解决美国黑人问题的有效路径,为全世界黑人和无产阶级运动指明前进的方向。

杜波依斯作为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黑人知识分子,主要致力于黑人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文学批评家阿诺德·拉波塞德(Arnold Rampersad)曾高度评价杜波依斯在美国黑人文学中的地位,尤其是《黑人的灵魂》对黑人文学的重要意义。但是杜波依斯具有创造力、前瞻性与指导性的著作并不仅限于《黑人的灵魂》,他的社会学调查、黑人教育思想以及参与的社会活动实践对于美国研究与黑人运动都具有重要的奠基与指导意义。归根结底,一切皆因杜波依斯从文化的边界开始,不断越界、回归、反射与审视不同的民族以及文化。

[责任编辑:唐 普]

^① W. E. B. Du Bois, *The Education of Black People: Ten Critique 1906-1960*, XII.

^② Ross Posnock, "How It Feels to Be a Problem: Du Bois, Fanon, and the 'Impossible Life' of the Black Intellectual," 325.

^③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第11页。